

四書蕩益解－論語學而篇

學而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人不知，而不愠。不亦君子乎。

經解此章以學字，為宗主。以時習二字，為旨趣。以悅字，為血脈。朋來，及人不知，皆是時習之時。樂，及不愠，皆是說之血脈無間斷處。蓋人人本有靈覺之性，本無物累，本無不說。由其迷此本體，生出許多恐懼憂患。今學，即是始覺之智，念念覺於本覺。無不覺時，故名時習。無時不覺，斯無時不說矣。此覺原是人所同然，故朋來而樂。此覺原無人我對待，故不知不愠。夫能歷朋來，人不知之時，而無不習，無不說者斯為君子之學。若以知不知二其心，豈孔子之所謂學哉。

補注或問學者覺也。但覺悟心性。不求之事物。有濟乎。日。圓覺之人。知天下一切事物皆吾心也。一事未治。一物未安。則是吾心未治未安也。治之安之。悅可知矣。故大學言致知在格物。又言物格而后知至。學，是致知。時習之，則格物之功也。安有棄物蹈空之弊乎。棄物蹈空。非覺者也。格物之本。即是修身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一身果修。多身化之。故朋自遠來。與人同樂。有未化者。是吾心之誠未至也。但當反求諸己。故人不知而不愠。至誠無習。則君子也。君子即易所謂大人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人人有責。位雖不同，其有事則同也。故日不亦君子乎。

學而有子曰。其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

上，而好作亂者，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，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。

經解為仁，正是為人。不仁，便不可為人矣。作亂之本，由於好犯上。犯上之本，由於不孝弟。不孝弟，由於甘心為禽獸。若不肯作衣冠禽獸，必孝弟以為人。為人，即仁義禮智自皆具足。故孝弟，是仁義禮智之本。蓋孝弟，是良知良能。良知良能，是萬事萬物之本源也。

補注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，論修則孝弟為仁之本。天下大亂之原，自不孝不弟始。孝弟則仁慈興而亂機息矣。然則興孝弟之道奈何。曰。上老老而民興孝。上長長而民興弟。上恤孤而民不倍。不孝不弟之人而居上位。天下大亂所由生也。孝弟之人而居上位。天下大治所由生也。孝經云。孝弟之至。通于神明。光于四海。至仁莫如佛。佛之發大誓願。普度眾生。以眾生皆過去之父母六親也。孝弟之至。報恩之大。無過是矣。

學而子曰。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

經解巧言，口為仁者之言也。令色，色取仁也。仁是心上工夫。若向言色處下手，則愈似而愈非。

學而曾子曰。吾日三省吾身。為人謀，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，而不信乎。傳，不習乎。

經解三事，只是己躬下一大事耳。倘有人我二相可得，便不忠信。倘非見過於師，便不能習。此是既唯一以貫之之後，方有此真實切近功夫。

學而子曰。道千乘之國。敬事，而信。節用，而愛人。使民以時。

經解五者，以敬事為主。敬事，又從敬止功夫得來。

學而子曰。弟子入則孝，出則弟。謹，而信。汎愛眾，而親仁。行有餘力，則以學文。

經解養蒙莫若學問。學問，不過求放心。求放心，莫若格物致知。孝弟謹信，乃至學文，皆格物致知之功也。直教一切時文行合一而修，不是先行後文。蓋文，是道統所寄。孝弟忠信等。即是文之實處。故曰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。若僅作六藝釋之，陋矣。

學而子夏曰。賢賢，易色。事父母，能竭其力。事君，能致其身。與朋友交，言而有信。雖曰未學，吾必謂之學矣。

經解賢賢，不但是好賢，乃步步趨趨之意。蓋自置其身於聖賢之列，此即學之本也。事親事君交友，皆躬行實踐，克到聖賢自期待處，所以名為實學。

補注易色，謂無我相人相也。人之有技若己有之。自他不二。故曰易色。有我相人相。則妒賢嫉能之心生矣。

學而子曰。君子不重，則不威。學則不固。主忠信。無友不如己者。過，則勿憚改。

經解期心於大聖大賢，名為自重。戒慎恐懼，名為威。始覺之功，有進無退，名為學固。倘自待稍輕，便不能念念競業惕厲，而暫覺還迷矣。此直以不重，為根本病也。忠則直心正

念真如，信則的確知得自己可為聖賢，正是自重之處。既能自重，更須親師取友，勇於改過，此三，皆對證妙藥也。故知今之悅不若己，憚於改過者，皆是自輕者耳。又主忠信，是良藥。友不如，憚改過，是藥忌。

補注真實修行，須從心性悟入，從忠信立身，從懺悔起行。知自性無量無邊，不生不滅，則誓成正覺，誓度眾生。橫遍十方故重，豎窮三際故威。知人道不修，他道難修。一失人身，萬劫難復。則當戒慎恐懼精進不退，故學日固。知自性無邪故忠。知自性無妄故信。知善惡淨染，皆由緣生。故當友下之善士，又尚友古之人，而無友不如己者。無友者，見不賢而內自省也。知多生罪暗，懺炬能消。故過則勿憚改。以期障雲盡而慧日明。唐悟達國師三昧水懺。梁武皇慈悲道場懺法。皆懺罪修行之大導師也。

學而曾子曰。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。

經解厚是本性之德，復其本性，故似歸家。

補注知真性無量無邊，不生不滅，則知民德本厚。流于薄者，習為之也。教民慎終追遠，其事甚多。不但喪盡其禮，祭盡其誠而已。言其小者。如一粥一飯，當思來處不易，便是追遠。飯食已訖，一箸一器，必安放整齊，便是慎終。言其大者。如弘揚淨土法門。教人臨命終時。一心念佛。求生淨土。是真慎終。發弘誓願。普度眾生。以報多生多劫父母養育之恩。是真追遠。然非教天下人民皆悉歸依三寶。安能歸其本厚

之性德乎。三寶者。佛法僧也。佛是自覺覺他。覺行圓滿之果位。法是脫苦得樂。去染修淨之良方。僧是紹隆佛種弘揚正法之菩薩羅漢諸聖賢也。

學而子禽問於子貢曰。夫子至於是邦也。必聞其政。求之與，抑與之與。子貢曰夫子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以得之。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。

經解此可與美玉章參看。子貢以沽、與藏，為問。夫子再言沽之。只是待價二字，便與尋常沽法不同。今子禽以求，并與，為問。子貢亦言求之。只是說出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五字，便與尋常求法不同。若竟說不求不沽，則與巢許何別。若竟說求之沽之，則與功名之士何別。若知舜禹有天下，而不與焉。顏子居陋巷，而非置斯民於度外。則知富強禮樂，春風沂水。合則雙美離則兩偏矣。

補注子貢聖門言語之選。不但讚孔子入妙。其論因果亦甚精。溫則人親之。良則人信之。恭則人敬之。儉則人便之。讓則人與之。故至於是邦。必聞其政。世間一切得失禍福。皆是自因自果。自作自受。故君子求諸己。不願乎其外。大學言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。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。小人不信因果。不務修身。舍己而求人。行險以徼幸。求之不得。則怨天尤人。而為惡為亂無所不至矣。

學而子曰。父在，觀其志。父沒，觀其行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，可謂孝矣。

經解此總就孝道上說。觀其志，觀其事父之心也。觀其行，觀其居喪之事也。

學而有子曰。禮之用，和為貴。先王之道，斯為美。小大由之。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。亦不可行也。

經解由之。由其本和之禮也。不行者。廢禮而尚和。禮不行，而和亦不可行也。

補注有所不行。知和而和。二句。是說明上文之意。謂禮有所不行者，知和而得行矣。故禮之用和為貴。先王之道斯為美。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。然不以禮節之。則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之鄉原。不得謂之和。亦決不可行也。故小人同而不和。君子則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發而皆中節。故君子和而不同也。有所不行者。謂可行之道。而有所窒礙。未之能行。不可行者。謂鄉原小人之道。必不可行也。和者，平等觀也。禮者，差別觀也。于平等知差別。于差別知平等。則中道圓觀也。若偏于差別。或偏于平等。而欲以強力行之。其為禍于天下。不可勝言矣。

學而有子曰。信近於義，言可復也。恭近於禮，遠恥辱也。因不失其親，亦可宗也。

經解欲慎終者，全在謀始。只貴可復可宗，不必定復定宗。

學而子曰。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敏於事，而慎於言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可謂好學也已。

經解敏事。如顏子之請事斯語。惟此一事，更非餘事也。慎言，即所謂仁者其言也訥。從敏事處得來，不是兩橛。就正有道，是慕道集義。不求安飽，是簞瓢陋巷家風。非顏子不足以當此，故惟顏子好學。

學而子貢曰。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何如。子曰。可也。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子貢曰。詩云。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謂與。子曰。賜也。始可與言詩已矣。告諸往，而知來者。

經解子貢之病，在願息，又在悅不若己。故因其所明而通之。告往知來，全是策進他處。道曠無涯，那有盡極。若向樂與禮處坐定，便非知來矣。

學而子曰。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

經解自利，則親師取友，必要知人。利他，則應病與藥，尤要知人。

[淨空法師專集網站\(簡\)製作](#)